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十五回 給孤寺殘米收貧 兀術營鹽船酬藥

風吹花片過溪頭，或落重或落溝。 奴有衛青能尚主，功如李廣未封侯。

窮通每自機緣合，巧拙難將理數求。

鄒衍譚天聊自慰，免將幽憤看吳鉤。

卻說那徽宗朝一個有權有勢的蔡京，他父子宰相，獨立朝綱，哄的道君皇帝看他如掌上珍珠一般。不消說那招權攬賄，天下金帛子女珠玉玩好先到蔡府，才進給朝廷。真是有五侯四貴的尊榮，石崇王愷的受用。把那糖來洗釜，蠟來作薪，使人乳蒸肉，牛心作炙。常是一飯費過十金，還說沒處下箸。何況用的粳米，不知又費過多少淘洗揀擇，才敢下鍋作飯。他那大掌家翟雲峰，又是一個小宰相。六部大堂都是通家相與。一飯常宰十隻羊，只用羊耳後一塊肉，名白羊湯。因有席請客百十餘位夜飲，想鴨頭羹吃，不勾片時，就各人面前一碗。坐客大驚，又戲說還能再添一碗沒有。翟管家說快添，不多時又是各人一碗。坐客再不敢言語了。只此一兩事，可知權貴家暴殄的物件不可計算。那得不報應在後。

當時有一座給孤寺，與蔡京大師家緊鄰。寺中有長老，甚有道德，守的普賢戒行。不看經，也不化緣，只領著徒弟們打草種田。拾這路上拋撒米豆菜根，大眾同吃。見這蔡太師家一條陰溝，每日從寺前流過，那些剩的殘飯，水面上的葷油，有二三寸厚。長老取一竹籠，將這些粳米層層撈出；用幾領大蘆席曬在殿前。也有些南筍香蕈、燕窩麻姑，只用了嫩稍，俱撒在陰溝裡。長老每日都一一撈出曬乾，一封封包記。不止一年。及到金人將亂，蔡京父子先貶了遠惡地方，行至半途取回正了法，把家抄籍。那寺裡陳米，通通有十餘囤；曬的乾菜有幾十簍。這長老也不肯自用，做了十數個木牌子，都寫著蔡府餘糧。每十石米是壹囤。

到了東京大變，這些權臣家殺殺抄沒，人口俱亡。只有蔡太師之母，封一品太夫人李氏，年過八旬以外，得因老年免罪。發在養濟院支月米三斗。後到汴京失了，另立起張邦昌，誰還有管那支月米的。這些富民乞食為生，何況貧人。這老夫人左手執一根拄杖，右手提一個荊籃，向人門首討些米度日。也有知道的，給他碗米。那不知道的，和貧婆一例相看，誰去睬他。一日行到給孤寺前，長老正在門前拾那街上殘米。蔡老夫人走到面前。忙來問訊化米。長老不認，細問緣由，才知是太老夫人。不覺慈悲，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，大慈大悲觀音菩薩。把那老夫人請入方丈，忙忙侍茶。又備一盤點心，一大盆粟米粥，一碟的蘿蔔，一碟椿芽。老夫人吃完齋，待去，只見長老取出一本冊子，上寫某年月日，收蔡府內餘糧若干。通計有八十餘石，乾菜五十餘筐。那老夫人點了點頭，才知道福禍災生天不佑。官隨祿盡命難長。長老合掌當胸，「稟上老夫人，此寺中有延壽堂，是接待十方老病大眾的。如今不開叢林，久無人住。就請老夫人權住在此。把小門塞斷，另開一門，招一個老貧婆服事。」指著寺中的陳米說道：「這原是蔡老爺的口祿，還該太太享用。老夫人只用這一囤，十石也還用不了。其餘剩的米，也就著施給行路貧人，完了一場因果罷。」不二日，收拾起一所延壽堂來，支鍋盤炕，請老夫人搬了住。恰好街上一個寡婦，無兒無女，情願來吃現成飯，和蔡老夫人做伴。寺門掛一個施米牌，上寫殘米留眾，米盡即止。

寺前立了一個茶棚，板凳十條，寬桌數張，擺些粗碗木筷。也有吃粥的，也有討米的。東京城裡善士們，見給孤寺有此好事，都來送米送柴，人心好善，遠近相傳。就堆下許多柴米，立起個大粥場來。每日鳴鐘吃粥，何止有三五百人。或有年老無主窮婆，俱送延壽堂去住不提。

卻說這金人乾離不攻了河北，逢縣破縣。到了清河縣，百姓逃走一半，或殺或擄，把這壯漢不殺的都拴了來。伺候攻城，推在前頭，擋城上的炮箭。這擄的人不計其數，到了夜裡，俱是鐵鎖扭鎖。或十人一連，五人一連。別人不消說。

那蔣竹山、湯來保、賁四、應伯爵、也都擄在一處。到了次日，先要把胖蠻子吊起來，打著要銀子。只有湯來保，一向得了西門慶的本錢，在河下開了酒飯店；門前又賣青布，錢極是方便。吃的黑胖。第二個應伯爵，吃的大人家好酒好肉，生的油光光一個大臉，不像窮漢；又得的西門慶賣宅子銀三四百兩，開了兩個棉花店布店，也吃的白胖。被金人吊在樹上，先使頭搗了十數箭，來保受不得，招出有一壇銀子，埋在家裡。押著老婆起銀子，原來天理不容，已被土賊掘了個大坑，沒有了。回來只道是哄他，可憐兩口一刀喪於樹林之下。又問伯爵的銀子，死也不肯招。又使頭搗腹臍，只一箭搗的屎流了一褲，才招他老婆包袱裡有賣孝哥的壹千錢，還有幾件衣裳，十兩的一錠銀子，兩塊零的金。打了三百皮鞭，見實沒有，也就放了。賁四領了當舖裡取東西，金人把張二官家銀子盡得了，把賁四和老婆都放了。只有蔣竹山又沒銀子，使刀背打得鼻口裡流血，打到半死沒有一分銀，綁出去殺，才剝衣裳，只見沉甸甸響亮一聲，和一本書一個包裹，掉在地下。只道是銀子，細看了一看甚麼東西，但見：

圓陀陀一條生鐵，似天王手握的鋼圈。響噹噹一個銅舌，比老人肩搖的木鐸。董藥師造來，杏林仗虎。孫真人執定，橘井醫龍。包裹裡陳皮半夏白朮黃芩，數包破紙卷柴胡。破書上寒熱溫涼虛實陰陽，百樣單方記本草。才知是歧黃教下懸壺客，扁鵲爐邊賣藥人。

你道是甚麼奇物，原來醫家遊方賣藥，又沒個鋪面，不定個行蹤，只將鐵圈搖起，響動了村巷中有病的，出來取藥，說是個過路郎中來了。一名曰響傳，一名曰病皆知。也有投著病好了的，也有投不著病無用的，還有錯用藥死了的。他是草頭大夫，騙錢就走，到是個救急的本錢。還有一件好處，藥殺人再不償命。這蔣竹山在外賣藥久了，一聞亂信，就把本爛藥方幾樣草藥包裹起來，和那響圈藏在搭包裡。蔣竹山見剝下這個東西，只道命在頃刻，那知道透出吉星來。那金將乾離不，便問這是甚麼物。蔣竹山才說起是個醫家賣藥的本錢。把個番將喜的跳起來，道：「快起來，這是個中用的，險不錯殺了他。」連忙拿衣服與他穿了，教他坐下，取了一壺酒、一隻大肥雞、一塊半生的羊肉，番將自己割了遞與蔣竹山吃。你道為甚麼這樣敬他。原來有個新得婦人收做老婆，極是愛他。舊有心疼病犯了，吃不得飯，要叫蔣竹山用藥。竹山進去看脈才認得是西門慶家李嬌兒。嫁了張二官人，擄來營裡。說此乃胃脘疼，非心疼也。不過一帖而愈，喜的個番將如得了神仙一般。也是他活該發跡，即時立了一方，名曰去寒薑桂飲。

乾姜 草荳蔻 良姜 官桂各一錢 厚樸 陳皮 砂仁 枳殼 甘草炙 茴香 香附各五分

以上姜三片磨木香同服。

竹山取開藥包內，將咀片細藥。看著煎了。一服而止。把個乾離不喜的極了，賞了一錠大元寶。換了鍛衣服，只在大營聽用。

卻說四太子金兀術因立了張邦昌，紮營在汴梁河上。猛然得了瘟疫之疾，就要起營回京，來傳乾離不上東京分兵屯守。這乾離不星夜馬上趕去，就帶著蔣竹山去治病。到了大營，見了兀術太子，說是我營裡有個蠻子，會治病的到此。傳蔣竹山進去看了脈，知道是受了南方暑熱，得了瘟疫。只用了一帖麻黃桂枝湯，竹山在面前煎了。因恐兀術疑心，先跪下飲了一半，才送與四太子吃。半夜一汗而愈。這兀術滿心歡喜，賞了一件狐狸袍子，貂鼠暖帽，藍緞番靴；又是一個馬，一匹金鋼，鞍轡一付。留著在他營吃一個千戶的俸。一時間把蔣竹山抬在天上，就有數個番兵跟隨，眼見的成了一韃官了。過了幾日，兀術的寵姬何答裡夫人有病，看看欲死。竹山知道是寒症，用了一帖四逆湯。

大附子一個去皮臍生用 乾姜五分 甘草六錢分作二劑水二鍾煎七分湯服。

果然次日一汗平服如初。喜的個四太子把蔣竹山半步不離。那蔣竹山江湖嘴熟，又善奉承，兀術待為上賓。些些小事，該打的，該罰的，竹山說說就依了。滿營中兵官都敬竹山，稱為郎中。忽然有一起鹽商的船在河下，一船是貨，一船是鹽，一船是粗重家器。久在東京，因大亂，要裝載回揚州去。不料金兵到了，把船拿住，并鹽商要殺。央竹山說分上，情願出二萬銀子謝竹山。那日兀術太子打圍回來，與竹山吃酒，打著緊急鼓，胡琴、琵琶、一弄兒唱的人鬧，正是喜歡。竹山忙跪倒稟道：客人和他是親戚，求不殺他性命，情願把這貨船都入官，還要謝小人二百兩銀子。兀術便說道：「我這裡用兵使船，叫他把船留下，只不殺他就是你

的情了。也不消稀罕他那二百兩銀子，就這三隻船賞你，那鹽船也要賣三千銀子。」說畢，竹山叩頭了。即傳了鹽商十餘人，都是數十萬之家，聞說免死，俱來叩見。兀術說：「你們俱是我的百姓，因要私回揚州，本該殺了。今饒你一死。把這三隻船俱留下我用罷。」每人賞了一枝令箭，只得叩頭去了。兀術使人河下看貨船。都是蘇木胡椒粗細布等物，約有數萬金。又是桌椅、床帳、花梨木、柏楠木的家器，磁器粗重不等，約有萬金之物。只有鹽船，俱是蒲包載鹽，用繩捆垛在船上，使粗席搭蓋，又沒人來買，倒是滯貨。兀術說道：「將這鹽都賞了蠻子罷。賣了鹽，還是我官船。可不知這船上甚麼物件。」正是運去黃金無賣色，時來瓦罐有雷聲。